

李庆西 著 / 莫少林 图



禅外禅

上海三联书店

87149

86

李庆西著 / 莫小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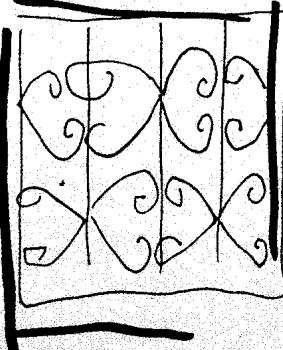
禅外禅



20029616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藏书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禅外禅

著 者 / 李庆西

绘 图 / 莫小不

责任编辑 / 陈保平

装帧设计 / 李庆西

责任制作 / 魏志荣

责任校对 / 周向潮

出 版 /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中国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发 行 / 上海三联书店·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

(200020)中国上海市永嘉路 25 弄 8 号

印 刷 / 上海新闻出版教育培训中心

版 次 / 1995 年 9 月 1 版

印 次 / 1995 年 9 月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40 千字

印 张 / 6.5

插 页 / 2

印 数 / 1—12,000

ISBN7-5426-0898 — 3

G · 197 定 价 15.00 元

题 叙

十六七岁时，我有一段闲功夫。遇一老者，说起下棋很可以消遣，于是每日上门请教棋艺。老人很耐心，吴清源的一处死活问题可以讲一下午。我有时清早就去，他正独自打谱，旁边摊着一本范西屏的《桃花泉谱》。我跟他对弈，初受二子尚输八九目，但过不久，不用让子已是互有输赢了。其实，老人弈道未精，紧要处常有缓手，亦少算度。后来，我就不再有什么长进。如是者一年有余，听他讲了不少古谱、名局，终而未得要领。

听他讲棋不如听他聊天。老人善谈，凡涉人物、故事、图书、器物、草木虫鱼……，都有话题。偶尔也扯点政治，那时还是“四人帮”当政，说到这方面他有点小心。对弈时，他思路往往不在棋盘上，一扯扯出去老远，半天才转回来，问我该谁落子。以他的年岁和阅历，当时在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眼里，简直就是一部大书。多年以后，我读到邓之诚的《骨董琐记》这类书，发觉许多掌故当初听他说起过。老人劝我多读点书，这话经常说起。他说，读书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那时正是“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但自己可以消遣。他用“消遣”二字说明读书的好处，我那时不大懂得这话的意思，现在随着年事增长也算明白一些。现在想来，当初之所以还有心读书，既不是想到日后会有什么用处，也不是听信他的“消遣”之说；那时年轻，总归有些求知欲望。

DQ36/25

关于读书，老人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他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子书，读子书不如读稗官笔记。此说当然偏颇，或未是学问正路。不过，从下棋扯到读书，本来就不是讨论学问的意思，随便说起而已。那时我根本不懂得这里边的分别，也不知道如何选择。当然，实际上也无从选择，那时书少，只是搞到什么读什么。记得搞到过一本黄季刚的《文心雕龙札记》，读不懂，也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书本来就残缺不全，翻来翻去终于成了一沓散叶。我向老人请教书中的几个问题，他说你读这种书没有什么意思。

可是我很晚才读到稗史、笔记一类的书，读来果然觉得有趣。想起老人的说法，以为自是正路。可以说，他那套说法对我以后影响很大。后来，等到弄明白什么是学问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做学问了，思维、兴趣都不合治学路数。

当然，对我来说，读书不只是消遣。我还没有达到真正学会消遣的境地，阅读多少还带有认知的目的。比如，读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见“真西山”条下记道人游魂狂呼“我在何处”数语，一时大为诧异。这跟现代人寻找自我的命题何其相似，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别处。古人笔记中，此类带有哲学含义的故事并不少见。有些看似发人一噱的笑话，内中亦包含着深刻的诘究。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古人的行谊、品藻或情趣、理则的记述。那里边多半有着某种人生哲学，而且多半是相当个人化的行为。如《世说新语》中“雪夜访戴”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不为一念牵拘，真是潇洒俊迈，亦自有玄意所在。这种无所挂碍的自由人格，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个榜样，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检讨人生的范本。虽然由于世态变迁，人心风俗代有不同，后来的文人亦难抵晋人境界，但《世说新语》所记述的种种人物行状，确乎影响了后世文人注重

性情的风气。所谓性情，用现在的说法，便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其实，晋人之通脱，也是于名教中寻找乐地，精神上自有依傍。这一点很重要。每一代文人的生存处境或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能于人生的常态中斜欹而出，又能于规范中立身，这里边就包含着对自由与自我限定的思辨。当然，笔记中有趣的东西，不光是这些表现文人性情与风度的事例，还有一些是涉及识鉴、裁量的话题，亦颇引人入胜。这里边可以玩味的不只是某种智慧与识见。古人的智慧与识见也还是与一定的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不是纯粹的知能问题。所以，我们拿古人的行为方式与现代人作比，总有扞格之处。比如，现代人行事就很少有什么规范，而另一方面却不大有个人的特点（没有自家面目）。这种差异，或许给现在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自己的视角，应予重视。

当然，这般说来仍是读书穷理的见识。倘如纯粹作为消遣，妙趣抑或另在别处。当初听老人讲读书心法，尚以为消遣只是打发时光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前贤笔记中之言行范例，亦自有穷理之妙处。犹如禅宗公案，可用以参悟、去执，可于玩习中消阴去盖。或者，不妨称之为“禅外禅”。

倏忽间，二十五年去矣。老人说走就走了。

李庆西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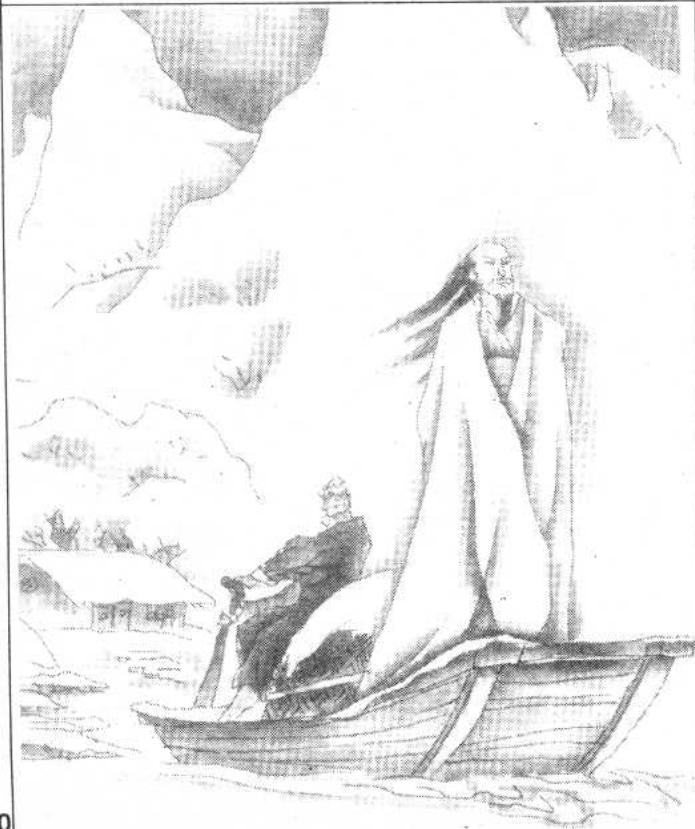
	目	
	录	

雪夜访戴	2	三道士	56
刘伶祭酒	4	愚人染绢	58
未能免俗	6	坐禅	60
白羊肉羹	8	智士	62
温公觅婿	10	裴老智算	64
大足	12	红猫	66
宠辱不惊	14	饥饱之辩	68
长安妾	16	旧巷笛声	70
王积薪	18	胜君一筹	72
卖饼者	20	汉书下酒	74
击琴振千古	22	钱眼里坐	76
弹雀	24	洪景卢自矜	78
赵普用事	26	“我在何处”	80
吕公雅量	28	长生酒	82
梁山泊	30	庐州之变	84
古镜	32	切葱丝者说	86
讞判	34	富翁五贼	88
赌钱不输方	36	章丁弈博	90
措大吃饭	38	盗智	92
侠客	40		
大葫芦种	42		
鹤相	44		
炼金术	46		
孤注一掷	48		
盲道人	50		
操刀宰天下	52		
父子异趣	54		

衡州老人	94	增年待劫	148
真伪	96	千金之论	150
宾主神游	98	朱生诱术	152
汉印	100	蓑衣裱	154
许衡用人	102	高士奇	156
王绂逸事	104	名门之后	158
锯碑	106	范西屏	160
眼不见丑	108	浦痴	162
魏尚书	110	应变	164
夏言赴席	112	“如是我闻”	166
当街行觞	114	相轻相妒	168
钱索子	116	一文钱传奇	170
先后手	118	人生谑解	172
杨煊智诉	120	神医	174
宣嗣宗	122	辰州一僧	176
东楼诈术	124	书生梦遇	178
唐状元妙对	126	奇石	180
辩难	128	禅讽	182
戒之在得	130	刚愎	184
文徵明鉴画	132	国泰民安	186
唐伯虎佯癫	134	看戏	188
书生贩书	136	赎借之间	190
裁缝量官	138	圈儿信	192
祝枝山卖字	140	盐官	194
搬迁	142	一言救人	196
二百两银子	144	假寐	198
易术	146	匿名禀帖	200

禅外禅

雪夜访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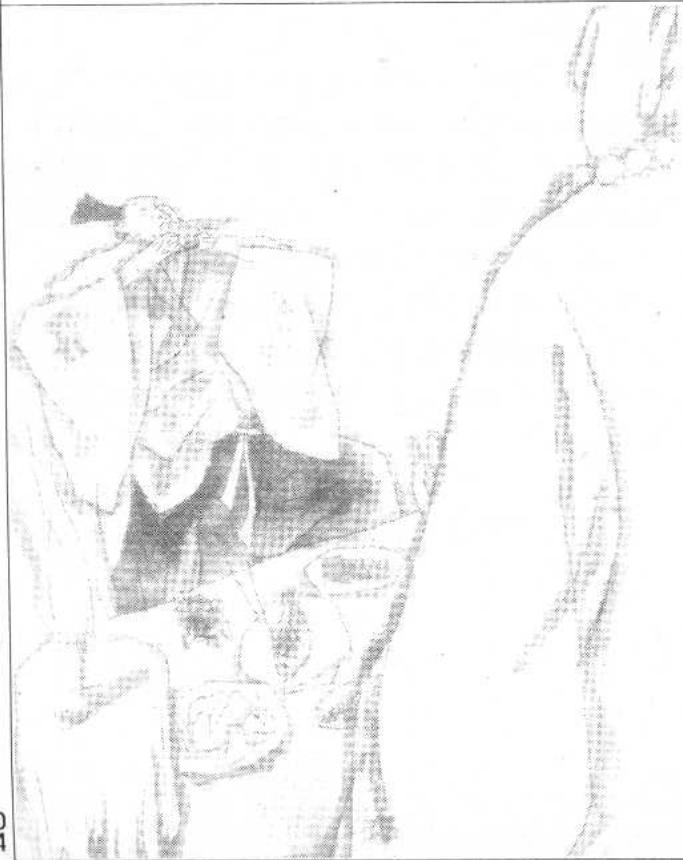


晋人王徽之弃官东归，隐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一日，大雪弥天，徽之夜半起身，四望皎然。孤闷中，独坐饮酌，咏左思《招隐诗》，彷徨有感。忽忆名士戴逵，亟欲一见。此念既生，竟不能自休。其时戴逵栖身剡县（今浙江嵊县），徽之当夜乘小船溯剡溪往访。天亮时，船抵彼处，戴逵屋墙已在眼前，徽之却命船夫回棹而返。随从仆者问：“恁地未见戴先生便返？”徽之曰：“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按：王徽之，字子猷，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初为桓温参军，官至黄门侍郎，后归隐不出。《晋书》本传称其“性卓荦不羁”、“雅性放诞”。戴逵，字安道，东晋孝武帝时多次徵召，辞命不受。《晋书》本传记云：“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雪夜访戴”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千古佳话，徽之造门不前而返，似不为目的所羁，可见晋人潇洒通脱之处。不过，此事或亦可作另解。王戴二人雅性虽同，却并非同道。一个任诞傲达，一个却是规矩人。《晋书》称戴“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如此说来，徽之既抵戴门又不想拜晤，是不是不敢见他呢？

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刘伶祭酒



晋人刘伶嗜酒如命，终日大醉。其妻不堪忍受，一怒之下砸毁酒瓮。刘伶酒瘾难挡，苦苦求之。妻涕泣劝曰：“饮酒过量有伤身体，请务必戒之。”刘伶答称：“此言甚善，但我自己没法戒除，只有在祭祀鬼神时痛誓一番，方能奏效。”妻曰：“今日便请设案祭神。”刘伶曰：“祭神须办置酒肉供品。”妻即照办，将大碗酒肉摆上祭案，请齐伶对神起誓。刘伶在案前跪下，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言罢，起身抓过案上酒肉，大饮大嚼。片刻间，又是一醉。

按：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平生放情肆志，不惮礼法。其佯称戒酒而骗得酒食，可见颓放无赖之相。不过，这般游戏态度中，亦包含某种辩智。此事录入《晋书》本传。又，刘伶出行，常使仆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有称，此于生死甚看得透。但亦另有一说，讥曰：真得透也不必埋了。晋人越情不轨之事，亦当作两面观。

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未能免俗



晋人阮咸弃事玩世，任达不拘。其时，民间习俗七月七日晾晒衣物，族里富户家家墙头粲然耀目，尽皆绫罗锦缎。阮咸家贫，实无锦衣裘革可展示于众，只将竹竿挑出粗布裤衩晾于庭前。有人见了奇怪，问这是干嘛。阮咸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按：阮咸，字仲容，诗人阮籍的侄子。他们叔侄二人同列“竹林七贤”之名。阮氏富家晒衣，类如时装展览，很有些争相炫耀借机夸富的意思；而阮咸以“未能免俗”的姿态反抗流俗，正是魏晋风度之大幽默处。此事亦见《晋书》本传。

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白羊肉羹



晋人罗友纵任不拘，善游戏。桓温掌管荆州时，罗友为其属下。一日，桓公张宴为某公子饯行。罗友忽求见。既至，主人邀之入席。饱餐后，罗友即告辞。桓公问：“既是有事来见，何以便去？”罗友答曰：“素知君家烹饪白羊肉羹味极美，平生未遇此口福，今闻府上置宴宴客，特冒昧前来，实别无他事。既已饱餐，不必再坐了。”其言坦直，了无惭色。

按：晋人之任诞，颇显潇洒俊迈。不若今人之任诞，总见刁钻无赖。此中泾渭或有分教：一则谓之真潇洒，一则谓之玩潇洒。看来，这事情是学不来也玩不像的。如今满街见说“何不潇洒走一回”，实在是不得要领。

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